

第五章、結論

「好鳥枝頭亦朋友，落花水面皆文章。」花鳥畫有其特殊的表現方式和美感，自從大學時期接觸到這個創作領域後，筆者便爲之著迷，期望能透過花鳥畫來表現優美、雅逸的美感形式，並豐富自我的創作理念，使創作不停地保持在前進的狀態。

相對於現今水墨畫壇追求創新的風潮，筆者此次的創作似乎顯得較爲「傳統」。對於傳統，筆者認爲每一分傳統都是由「現在」所構成的；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謂的「創新」，總有一天甚至是在下一分鐘，就可以說是成爲「傳統」。余秋雨說：「傳統乃是尚未被規定的東西，它永遠在製作之中、創造之中，永遠向『未來』敞開著無窮的可能性或說『可能世界』。正因爲如此，『傳統』絕不可能只等於『過去已經存在的東西』。」這段話便徹底闡釋了傳統與創新之間的關係。所以筆者認爲傳統與創新並不必然嚴格對峙，而是適度地保留傳統的優點如筆墨技巧、文學性、形式建構等，再根據畫面所需輔以新的觀念或技巧，使創作不致流於「臨摹傳統」，或是一味求新求變而忽視內心的真實感受。潘天壽說：「不要求新而求新，操之過急是不行的。」黃賓虹則說：「學術不可求脫太早。」沒有經過歷鍊和內化的過程，只求創新，這樣的藝術是無法長久的，也無法深入人心。因此筆者認爲與其說是保留「傳統」，倒不如說是保留傳統的「優點」，期望能夠承繼傳統的優點，再設法吸收新知，發現更多創新的可能。

所以雖然此次的作品在風格呈現上，仍多數保留傳統的面目，對筆墨功夫持續的堅持與追求，但筆者深感這是現階段對自我的期許與磨鍊，不願爲了刻意營造新風貌而勉強從事全盤的改變，這也來自筆者對自我真誠的要求以及對作品負責的認知。

清代著名的美學大家葉燮曾經提出「識、才、膽、力」四項詩歌創作的重點，若是運用到藝術創作上也是極爲精闢的見解，筆者認爲這四項或可作爲總結。葉

變認為：「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，無膽則筆墨畏縮，無識則不能取捨，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。」「識」是指對事物情景的分析判斷、鑑別取捨的能力；「才」是指才華和創造能力；「膽」是指藝術家勇於突破前規，敢於創造的膽識；「力」是指藝術創造的靈感、天份、個人風格。這四個重點囊括了藝術創作者所要注意的要點，缺一不可，值得玩味、深思，筆者也以次自勉，期許自己朝此目標持續前進。

此次的研究成果是筆者在兩年研究所的階段性創作總結，這段期間吸收了許多藝術美學的知識，也學習到一些異於以往的新技法。有了兩年的充分時間全心投入在學業之中，原本期望能盡力完成許多規劃中的夢想，惟個人才疏學淺，不免有所疏陋，還有許多希望達成的目標，礙於時間和個人能力、涵養、見識、年歲的不足，無法一一實現。經過反覆地推敲、琢磨、實驗、修改後，依然留下許多未能完成的缺憾。

繪畫創作的道路是長遠的，研究所畢業並不代表創作生命的結束；因此筆者衷心期盼在未來的創作道路上，能秉持著對藝術創作的初心，不斷地學習，找出合適的表達語言，使創作之路更充滿生機。